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 冊

錢 穆 著

中 華 書 局

錢

穆

著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冊

中華書局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目次

### 自序

第一章 引論……………一

第二章 黃梨洲附陳乾初潘用微呂晚村……………二二

第三章 王船山……………九五

第四章 顧亭林附馬驢……………一二一

第五章 顏習齋李恕谷……………一五八

第六章 閻潛邱毛西河附姚立方馮山公程綏莊胡東樵顧宛溪……………二二〇

第七章 李穆堂附萬孺廬王白田朱止泉全謝山蔡元鳳……………二五九

第八章 戴東原附江慎修惠定宇程易田……………三〇六

第九章 章實齋附袁簡齋汪容甫 ..... 三八〇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附許周生方植之 ..... 四五三

第十一章 龔定菴附莊方耕莊葆琛劉申受宋子庭魏默深戴子高沈子敦潘四農 ..... 五二三

第十二章 曾滌生附羅羅山 ..... 五六九

第十三章 陳蘭甫附朱鼎甫 ..... 五九六

第十四章 康長素附朱子襄廖季平譚復生 ..... 六三三

附表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第一章 引論

### 上 兩宋學術

近代學術  
導源於宋

宋學導源  
於唐之韓

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黻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梓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者，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復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爲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爲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卽無以識近代也。

然則治宋學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唐，而昌黎、韓氏爲之率。何以治宋學必始於唐，而以昌黎、韓氏爲之率耶，曰尋水者必窮其源，則水之所自來者無遜隱。韓氏論學雖疎，然其排釋老而返之儒，昌言師道，確立道統，則皆宋儒之所濫觴也。嘗試論之，唐之學者，治詩賦取進士第，得高官，卑者漁獵富

貴，上者建樹功名，是謂入世之士。其蹇跡山林，棲心玄寂，求神仙，溺虛無，歸依釋老，則爲出世之士。亦有既獲顯仕，得厚祿美名，轉而求禪問道於草澤枯槁之間者，亦有以終南爲捷徑，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闕者。要之，不越此兩途。獨昌黎、韓氏，進不願爲富貴功名，退不願爲神仙虛無，而昌言乎古之道，曰爲古之文者，必有志乎古之道，而樂以師道自尊，此皆宋學精神也。治宋學者，首昌黎，則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昌黎以來，唐之爲學者，亦無以大殊乎其昔及乎五代，在朝爲馮道，在野爲陳搏，則仍唐人風氣也。言宋學之興，必推本於安定、泰山。蓋至是而師道立，學者興，乃爲宋學先河。史言

安定泰山  
爲宋學先  
河

神宗間安定高第劉彝、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在場屋中，修進士業……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

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劉氏此言，不徒善道其師，蓋宋學精神，劉氏數言亦足盡之。所謂道德仁義，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以異於進士場屋之聲律，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而已者也。時孫門有石介、徂徠，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三怪者，一曰文章，二曰佛，三曰老。此卽進士場屋之與道

宋學精神

釋山林，彼皆無意於生民政教之事者。故安定湖學，分經義時務兩齋，經義其體，時務其用也。慶歷中，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爲令於太學，及皇祐，安定來太學主講，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非進士場屋之業，則釋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於爲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樹其體於我躬，必學術明而後人才出，題意深長，非偶然也。安定得伊川卷，大奇之，卽處以學職。而伊川於安定，終其身非先生不稱，於濂溪則字之曰茂叔而已。

安定同時有范仲淹希文，卽聘安定爲蘇州教授者。泰山孫明復亦希文在睢陽掌學時所激厲，索遊孫秀才也。安定泰山徂徠三人，旣先後遊希文門，而江西李泰伯，希文知潤縣，亦羅致教授郡學。朱子記李延平語，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霸者也。而希文在陝，橫渠張子以兵書來見，希文授以中庸，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時橫渠則年十八矣。希文固以秀才時，卽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稱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稱之，謂范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王安石之於希文，亦推之爲一世之師。蓋自朝廷之有高平學校之有安定，而宋學規模遂建。後人以濂溪爲宋學開山，或乃上推之於陳搏，皆非宋儒淵源之真也。

宋代士大夫矯厲尙風節，旣自希文啓之，而希文罷知饒州，尹師魯歐陽永叔皆坐貶，自是而朋黨之論興。而永叔亦以獎引後進爲務，其語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故葉水心謂歐陽氏策

爲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又稱其以經爲正，而不汨於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則廬陵所以繼踪高平以爲宋學眉目者，豈僅於效法昌黎之爲古文而有意於闢佛云爾哉。全謝山爲宋元學案，首安定，次泰山，高平，又次廬陵，蓋得之矣。

荆公與宋學

王安石介甫，亦出廬陵門。其先官淮南者四年，二十五至所爲淮南雜說，出一時相推以爲孟子。而介甫去淮南之翌年，慶歷六年二程始見濂溪於南安。介甫極重安定，寄詩曰：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

何如哉。介甫之於神宗，則所謂得行其志者。劉靜春謂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又曰：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以此評介甫，良爲諦當。修聖人之經，卽安定之經義，其體也。新天下之法，卽安定之時務，其用也。安定存其說於學校，希文、永叔、介甫欲見其續於朝廷，彼其措心設意，夫豈相遠。明道上神宗陳治法十事，其要者若師傅井地學校兵農諸大端，亦將以所發明聖人體用之學，施之政教，而返斯世於三代，以跨駕漢唐。伊川召見問治道，則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而橫渠尤醉心，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謂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咎一人而定，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關洛之學，亦不過曰：不憑注疏而新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而新天下之法，之二者而已。故荆公易說不在三經內，說者謂荆公不

二程與橫渠



北宋學術  
之神兩大精

王霸義利  
之辨

兩宋學術  
之轉變

東萊與南  
軒

愜意故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明道則謂王介甫行新法，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其爲害不至此之甚。而介甫於橫渠，亦曰新政方行，欲求助於子載。此皆北宋學術大體之可考見者。

率較言之，北宋學術不外經術政事兩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後，則所重在經術。明道嘗言，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洛學所辨，王霸之外，尤嚴義利。而會其歸於天理。人欲。李延平所謂大抵前輩議論麗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其間分別，蓋以洛學爲樞機也。

迨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論治道書，其間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此正熙寧新法之所以敗，而東萊慨切言之。張南軒則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謂其廣前聖之所未發，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自是學者爭務爲鞭辟向裏，而北宋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二代之意，則稍稍疏焉。故永嘉事功之學，爲考亭之徒所不喜。良

朱子

宋學決非  
無爲

鄙薄漢唐  
與新經義

鄙薄漢唐  
與書院講  
學

齋止齋水心悅齋皆好言周禮，而朱子則非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教學者非所宜先。然王霸之辨，猶力持弗變，雖以龍川之斷斷力爭，朱子終不稍屈。則其一新天下之法，令以返之三代之上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瘖者之不忘言，固非絕然無意於斯也。近世論宋學者，專本濂溪太極圖一案，遂謂其導源方外，與道釋虛無等類並視，是豈爲識宋學之真哉。

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此兩宋諸儒所倡王霸之辨也。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鄙薄漢唐爲不足循，則經籍注疏之成於漢唐諸儒之手者，自亦無足存。而於是有所謂新經義之作。此不徒介甫爲之，兩宋諸儒靡不爲此。思以易夫舊，而其事大成於考亭。既以爲三代周孔之道，晦塞於漢唐而復明於今日，則所以講誦傳述之者，有待於師道之興起，而其精神所寄，則微見於書院之講學。此自范希文胡翼之已然，而荆公新法，亦汲汲以興學校，頒新經義爲務。此固非偶然而爲矣。

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菴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東林者，亦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真源之所灌注也。

下 晚明東林學派

南宋以下  
書院之盛  
衰

陽明良知  
學與科舉

南宋以來，書院講學之風尤盛。然所講皆淵源伊洛，別標新義，與朝廷功令漢唐注疏之說不同。及元仁宗皇慶中定制，改遵朱氏章句集注，明承元舊，又編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然後往者書院，私人之講章，懸爲朝廷一代之令甲，亦猶夫熙寧之三經矣。功利所在，學者爭趨，而書院講學之風亦衰。其敝也，學者惟知科第，而學問盡於章句。陽明良知之學，卽針對當時章句訓詁功利之見而發。其隨地講學之所，據年譜所載，有龍岡書院，正德三年在龍岡。有貴陽書院，正德四年在貴陽。有濂溪書院，正德十三年在贛。有稽山書院，嘉靖三年在越。有敷文書院，嘉靖七年，在兩廣。蓋亦南宋以來私家講學舊轍，與朝廷國學科舉生員之所治者，絕然異趣。而同時有湛若水與陽明平分講席，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其師陳白沙。及陽明沒，而四方建書院以祀者尤夥。實則書院講學，明與朝廷功令相背。朱子自造章句集注，既與朝廷所頒十三經注疏及熙寧三經新義不同，而陽明所說，復與當時朝廷所頒五經四書大全有異。陽明之樹異於朱子，猶朱子當日所以樹異於漢唐諸儒。陽明之推本象山，亦無異於朱子之推本伊洛。象山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常時朝廷科舉之所尊也。就此一端言之，則朱子陽明所論雖異，意趣則一。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僞學申禁。而明世宗亦有詔毀書院之舉。在嘉

靖十六十七年，陽明卒後十年，由廷臣斥湛若水爲邪學也。

嘉

有東林。蓋書院講學，本已與朝廷功令異趣。而明之季世，朝綱不振，閹寺弄權，書院學者，持清議，遂益見忤而取禍。天下書院，乃盡毀於魏忠賢之手。而東林尤爲一時主目，黨禍與國運相終。而言宋元明三朝六百年講學史者，亦以東林爲殿。然余觀明清之際，學者流風餘韻，猶往往沿東林。以言學術思想承先啓後之間，固難判劃。茲既粗舉宋明學術淵源大要，復略論東林學者講學大旨，著於篇，爲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作先導焉。

東林書院  
之來歷

東林書院者，在無錫，宋政和間楊龜山從京洛南旋，僑寓講學之故址也。明萬曆中，顧涇陽涇凡兄弟與同里高景逸，重事興起。四方學者聞風來會，以議朝廷政事招忌，天啓五年毀於魏忠賢。並著東林黨人榜，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凡三百有九人。其後復重建道南書院，終崇禎朝，講學甚盛。其變則爲復社，又分而爲幾社。蓋起萬曆，迄崇禎，與明相終始者，凡五十餘年。然黃梨洲爲東林學案，凡著十七人曰：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錢啓新一本，孫淇澳慎行，顧涇凡允成，史玉池孟麟，劉靜之永澄，薛玄臺敷教，葉園適茂才，許靜餘世卿，耿庭懷橘，劉本儒元珍，黃白安尊素，吳覲華桂森，吳霞舟鍾櫛，華鳳超允誠，陳幾亭龍正。其言曰：

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

東林黨與  
東林學派

標榜遍于域中，延于數世。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然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阻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薜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黨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其議論最得正。故凡當時之趨聲逐響以依附東林者，不足爲東林病。而一時小人之口，以爲亡國由於東林者，更不足爲東林辨。清儒江陰陳鼎定九有東林列傳二十四卷，網羅人物達一百八十餘人。啓禎兩朝事，大略可觀。此篇則第據梨洲學案，粗陳當日書院諸儒講學宗旨，著其在明清間之影響。至於行事之詳，與夫風聲之播而及於政治氣節者，均不能備也。

蓋東林講學大體約而述之，厥有兩端。一在矯挽王學之末流。一在抨彈政治之現狀。宋明理學，至於陽明良知之論，鞭辟近裏，已達極度。而王學自龍谿泰州以後，風被既廣，流弊亦顯。東林諸儒起持異議。於陽明天泉證道無善無惡性之體一語，辨難尤力。

關於天泉證道四句教之是非，余有王守仁一小冊，收編商務萬有文庫，論及頗詳，可參

看  
涇陽之言曰：

夫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去惡去其本無。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

東林講學  
大體

東林辨王  
學

一辨無善  
無惡性之  
體

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為善去惡，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也……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敵，不可得也。羅念庵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使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鳩毒，未有不殺人者……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鳩毒，四有之語，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

乎。學案卷五十八東林一  
涇陽論學書與李孟白

梨州謂涇陽深慮當時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究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則涇陽教法，仍是陽明立誠宗旨，所謂殺人從咽喉處下刀，後人之樂趨便易，冒認自然，皆所謂偽良知與陽明立教本訓無涉也。惟當時王學末流，憑藉無善無惡為心體之說，猖狂妄行，則涇陽之說，對證下藥，實為有力。錢啓新曰：

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為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不已，不至蔓延為害。學案卷五十  
八涇陽小傳

可見無善無惡一辨，實當時東林講學宗要所在也。

推擴無善無惡一辨而為引申，則有本體與工夫之辨。涇陽已引羅念庵王塘南說謂學者以虛見

二辨工夫  
與本體

爲實悟，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蓋王學末流，僞良知之流弊，洵有然者。而東林講學，則一反其說，故其教法，亦以工夫爲重。高景逸云：

不患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學案卷五十八

此殆爲東林學者一普遍之信仰。而暢論之者，有錢啓新。梨洲述之曰：

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爲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

矣。學案卷五十九錢一本傳

啓新之說，極似梨洲同門陳乾初。乾初學說詳後梨洲下梨洲於乾初不能相契，故於啓新性固天生，亦由人成

之說，未盡首肯。而余考梨洲乾初同時如王船山，其論性亦暢發日生日成之理。亦詳後總之皆由虛

實之辨，本體工夫之辨，一貫而來。此則清初學術新趨，由東林開其端也。同時東林學者持本體工

夫之辨者，尙有史玉池。其言曰：

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樊遲問仁時，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卻教他做工夫。曰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飢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以此爲當下，却使同於禽獸，豈不是陷人的深坑。

按此即船山庶民禽獸之論也，詳下船山章。

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居常處

順，也能恭敬自持，推誠相與。及到利害榮辱毀譽生死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是假的，却不是真工夫。不使真工夫，却没有真本體。沒有真本體，却過不得關頭。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人都是見成的聖人，纔學便多了。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却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脚亂，沒奈何卻一刀自刎。此是恁的自然，恁的當下，恁的見成聖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親切工夫，錯認了却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學案卷六十

此論自然與工夫之辨，當下與關頭之辨，其意皆承涇陽，而與以後船山乾初之論亦極似。惟言心不言性，故梨洲頗稱之曰：

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即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即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

其後梨洲晚年自序學案，又謂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則是本體工夫之辨，梨洲與東林諸儒議論亦合也。



與辨工夫本體大意相近者，尚有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之辨。蓋蔑棄氣質而空言義理，正與蔑棄工夫而高談本體同病，說雖高而不免於懸虛，若求切實下工夫處，捨氣質莫由也。故論學苟側重工夫，則論性自著眼於氣質矣。錢啓新謂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其論以後暢發於陳乾初王船山顏習齋諸人。要之果走實路，下實工，則決不致蔑棄氣質而空言性善也。故啓新又言之曰：

但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成之爲性，卽同人道於犬牛，而有所弗顧。孟子辭而闕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綫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稟於氣，又另認有一個氣質之性，安知不墜必爲堯舜之志。此憂世君子不容不辨。

又曰：

程張氣質之性之說，于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綫。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亦千古眼也。

均見  
學案

卷五十九  
錢啓新下

孫淇澳亦論其事曰：

性善，氣質亦善。以麩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